

# 周家 后院



---

鲁迅

三兄弟

家事

---

别处只讲他们的“大”  
这里只谈他们的“小”  
那些不为人知的“小”  
有着不刻意隐藏的真实

谢泳 陈子善

韩石山 吴义勤

联袂推荐

李锐传/著

## 引言

后院，后面的院子也。说周家后院的事儿，当然不是说周家后面院子的事儿，那没什么说头，无非，或是一片菜地，袅袅着人畜之粪的气息，或是一片荒野，杂芜丛生覆盖着遗弃和颓靡。不说这个。

我要说的是四个字：后院起火。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浊官呢，更不必说。千万不要以为清官浊官统统不是的我，要断他人（也就是周家）的家务事。我无意断，实也断不了。你可知周家可不是一般的家，那家里有鼎鼎大名的周树人（鲁迅），有鼎鼎中名的周作人，有鼎鼎小名的周建人。总之，都有名。

名人嘛，免不了在盖棺后被后人定定论——“啪”，一张“民族魂”的标签由不得鲁迅乐不乐意就贴在了他至今仍不坏的金刚之身上；又“啪”，扔给周作人一张“民族鬼”的大头贴，不要也得要，谁让你寡廉鲜耻地当过文化汉奸。至于周家小弟周建人，看在他旗帜鲜明地和“魂”大哥保持一致，立场坚定地和“鬼”二哥划清界线的份上，就送他一句“好人一生平安”的祝福吧。

标签下的周老大更神了，周老二更鬼了，周老三更好了。许许多多不甘寂寞的人充当起了道德审判官，在标签的指挥棒下对周家及周家后院进行着似是而非的道德审判。民族大义有标准，家务事却难分是非，何况非家中人没有身临其境没有共同经历，只偏听偏信又怎能辨明曲直。

后面的总没有前面的光鲜明丽，但它却可能因为不刻意隐藏而真实，因为隐秘而有好多好玩儿的故事。周家后院，就说周家后院的故事。

说故事而已。

# 目 录

第一章 从上上一辈，上一辈说起 .....	1
一、周爷爷：妻妾成群 .....	1
1. 爷爷的日记本，被孙子们烧掉了 .....	1
2. 爷爷的脾气，很坏 .....	4
3. 爷爷的妻子，不是原配 .....	7
4. 爷爷入狱，奶奶临危不乱 .....	10
5. 爷爷的姨太太，一二三 .....	13
6. 爷爷死了，潘姨太跑了 .....	17
7. 一生不得意的继奶奶，死了 .....	21
二、周爸爸：一夫一妻 .....	28
1. 爸爸和叔叔，兄弟相差二十二 .....	28
2. 爸爸的老婆，只有一个 .....	34
3. 爸爸死了，长子顶门立户 .....	39
4. 弟弟死了，妈妈很伤心 .....	44
第二章 男大当婚：周家三兄弟的婚事 .....	50
一、周老大的婚事：奉母成婚 .....	50
1. 鲁琴姑，青梅竹马小表妹 .....	50
2. 朱安，母亲的礼物 .....	55
二、周老二的婚事：自由恋爱 .....	64
1. 杨阿三，单相思的初恋 .....	64
2. 酆永平，青梅竹马大表姐 .....	69
3. 羽太信子，白头偕老的日本婆娘 .....	70
三、周老三的婚事：亲上加亲 .....	78
1. 马珠姑和鲁招官，两个青梅竹马的表妹 .....	78
2. 羽太芳子，初婚的日本妻子 .....	83
第三章 周氏大家庭，其乐融融只是一厢情愿 .....	86
一、兄弟恰恰的美好年代 .....	86
1. 兄弟如手足（一） .....	86

2. 兄弟如手足（二） .....	93
3. 兄弟如手足（三） .....	100
4. 老婆如衣服（一） .....	104
5. 老婆如衣服（二） .....	110
二、迁居——从绍兴到北京 .....	117
1. 大嫂和小叔 .....	117
2. 兄弟和战将 .....	124
3. 卖田和买房 .....	129
4. 搬家，和故乡说再见 .....	135
第四章 兄弟失和，依然一笔糊涂账 .....	145
一、失和前，情深又意长 .....	145
1. 八道湾的群居生活 .....	145
2. 八道湾的“背叛者” .....	152
二、失和中，剑拔又弩张 .....	158
1. 长庚和启明：永不相见的星 .....	158
2. 一封绝交信 .....	159
3. 撤，搬离八道湾 .....	163
4. 失和原因，猜，猜，猜 .....	170
三、失和后，老死不往来 .....	179
1. 战斗在继续 .....	179
2. 你的《伤逝》、我的《伤逝》 .....	184
第五章 外遇，以爱情的名义 .....	189
一、外面的两个女人 .....	189
1. 羽太芳子，独守八道湾的日子 .....	189
2. 外面的女人之一，王蕴如 .....	194
3. 朱安，短暂的“女主人”的日子 .....	198
4. 外面的女人之二，许广平 .....	207
二、家里的两个孩子 .....	214
1. 朱安的蜗牛理论 .....	214

2. 周海婴的生 .....	221
3. 羽太信子的猜忌 .....	227
4. 周若子的死 .....	235
第六章 鲁迅身后的事 .....	238
一、哀悼，在南北之间 .....	238
1. 最后的十年 .....	238
2. 北京：噩耗飞来（一） .....	244
3. 北京：噩耗飞来（二） .....	250
4. 上海：一对孤儿寡母 .....	254
5. 两个女人的通信 .....	257
二、纷争，利益至上 .....	261
1. 寿宴上的刀光 .....	261
2. 八道湾 11 号，换户主 .....	267
第七章 周作人的滋味生活 .....	273
一、抗战中，“苦住”北平 .....	273
1. 家累，苦住的一个原因 .....	273
2. 赡养纠纷（一） .....	278
3. 赡养纠纷（二） .....	283
4. 谜！叔被刺、侄自杀 .....	288
5. 和母亲说再见 .....	296
二、抗战后，坐牢南京 .....	300
1. 鲁迅藏书，卖或不卖（一） .....	300
2. 鲁迅藏书，卖或不卖（二） .....	307
3. “寿则多辱”的辱 .....	312
三、朱安的最后岁月 .....	319
1. 她说，想死又死不掉 .....	319
2. 寂寥的死 .....	326
3. 纷纷扰扰身后事 .....	330
第八章 周建人的“寿则多福” .....	336

一、一桩离婚官司 .....	336
1. 都吃“鲁迅饭” .....	336
2. 一个匪夷所思的判决 .....	344
二、谢幕，一个接一个 .....	351
1. 周作人和信子的最后岁月（一） .....	351
2. 周作人和信子的最后岁月（二） .....	358
3. 许广平的最后岁月 .....	361
4. 周建人和芳子和王蕴如的最后岁月 .....	366
后记 .....	369

# 第一章 从上上一辈，上一辈说起

## 一、周爷爷：妻妾成群

### 1. 爷爷的日记本，被孙子们烧掉了

1919年年底，周家要搬家了，搬得还挺远，从老家绍兴搬去北京。之前，长子鲁迅卖了祖宅，在北京买了新房，又好好装修了一番。然后，他就回了老家，善后。

搬家这事儿很有意思，不仅仅在于它充满喜庆——以旧换新嘛，谁不喜新？还在于它潜藏着人们抛弃旧事旧物时的那一份淋漓的痛快——有如愿以偿如释重负幸灾乐祸等五味杂陈，有时也有一解心头恨的隐秘成分。很多东西旧是旧的，可远达不到文物古董的级别，扔是舍不得的，不扔又好像是扎在心头的一根刺咯着难受。搬家就成了丢弃的借口。

回乡搬家的鲁迅在搬家时真是大刀阔斧啊，几乎手起刀落一刀一个——当然，他没有用刀，用的是火，一个字，烧。

他烧掉了陈年流水账，烧掉了婚丧礼品簿，烧掉了亲人友人的来信，烧掉了他们三兄弟小时候的课本和作业本，烧掉了他爷爷早年在江西为官时用过的万民伞，烧掉了他爸爸考秀才时的诗文《入学试草》。烧得过瘾，一不小心把他自己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木版也烧掉了。接下来，他面对的是有桌子那么高的两大摞爷爷的日记本。

在记日记这方面，鲁迅和弟弟周作人都不愧是周爷爷的孙子。鲁迅写日记持续了25年，日复一日几乎一天不落，以至于他在1932年“一·二八”期间因为有六天失记，就特别引人注意，引发怀疑猜测和争议。有人因此认为他掩藏了至死无法释怀的极端隐秘的事，有人甚至直接断言是在日本人的炮火下一定得到了日本人的庇护。这使他不肯记在日记里。

周作人记日记，很多人都说是受了大哥的影响。与其这么说，倒不如说他们兄弟都被遗传这个东西遗传了。

周爷爷姓周名福清号介孚。他的日记写在红条十行纸上，字迹娟秀，看上去不像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写的。他也仔细，每隔一段时间就将日记线装成册。鲁迅搬家时看到的就是一册册线装日记。线装书，而且是线装手迹日记，更是名人之先辈的手迹线装日记，若留到今时今日，又落到假文物贩子手上，就算不够价值连城，恐怕价格也不会菲吧。可惜了，它们不幸落在了鲁迅的手里。

鲁迅那善良的小弟周建人捧着这些线装日记，妇人之仁地问他大哥：“这日记也要烧掉吗？”

鲁迅很干脆地回答：“是的。”

见小弟还是有些犹豫，大哥反问：“这日记你都看过吗？”

小弟答：“我还没有来得及看。”

“没有来得及”，表明他是想看的。大哥是什么人？他哪能不懂小弟的意思。但他不想让小弟看，有什么看头呢，都是一些乌七八糟的低级流水账。他对小弟说：“我这次回来翻了翻，好像没有多大意思，写了买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有什么意思？”

桌子那么高两大摞日记本，总不会本本页页都记着关于姨太太的事。这用脚趾头也能想得过来。是吧？周小弟也这么想。

医生给爷爷发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大孙子不在身边，二孙子也不在身边，是他这个小孙子陪侍在侧的。他亲眼看到临终前发着高烧的爷爷一点儿也不糊涂地记下了生命中最后一篇日记。想起这一幕，心软的他有些心酸，就更舍不得烧那日记了。

不过，他可不敢反对爸爸爷爷都死了之后继任周家顶梁柱的大哥。他只是对大哥说了这么一句话：“爷爷的日记一直记到他临终前一天。”

那又怎么样？不要说记到临终前一天，就是记到临终前一秒，该烧的还是要烧，谁让你在日记里都记了些没有多大意思的腐朽霉烂的“姨太太”事儿，谁让你这个人跟你那日记一样不招人待见。

鲁迅坚决地回了小弟一句：“东西太多，带不走，还是烧了吧。”——那口气，像他一贯的为人处事，很冷峻，很不容分说。

东西太多，在很多时候是借口不是理由。

周爷爷辛苦记了一辈子的日记，被孙子们辛苦地整整烧了两天。

老二周作人此时正在日本老婆孩子热炕头呢，他没有参与烧爷爷的日记。这样一来，就有意思了：烧掉爷爷日记也一并烧掉爷爷“姨太太”的老大和老三日后像他们爷，除了家里有个原配外，家外还另外有个“她”。他们尊严地认定这个“她”是“爱”，是夫人——尽管他们的原配还活蹦乱跳着。况且，爷爷的姨太太是买来的，他们的“她”是娶来的。这是遗传？巧合？讽刺？还是命中注定？恐怕就连智慧的鲁迅也不能说得清。

坚决地烧掉了爷爷日记本的鲁迅自始至终延续着爷爷生前记日记的嗜好。他在 1912 年 9 月 21 日那天的日记里这样记道：“季市搜清殿试策，得先祖父卷，见归。”什么意思？那阵子，他正在北京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工作。得工作之便，他有幸见到了爷爷当年在北京参加礼部会试的试卷。此事若放在一般人的身上，不定多惊喜呢。可鲁迅只是很冷然地，惜字如金地用四个字，评价了爷爷的那篇文章：并不高明——他可不管举人出身的爷爷因为这次会试而中了进士被钦点了翰林。

也难怪，时代不同了嘛，审美也不同。奇怪的是鲁迅当时那口气，满满的一盆不屑。这哪像是亲孙子对亲爷爷的态度？为写《鲁迅传》而采访鲁迅的日本人增田涉从鲁迅的口气中感觉到“报复”二字。他明察秋毫地指出，那是小孩子因为受到了严厉斥责而报复爷爷的口吻。

除了不屑，还有轻蔑。增田涉在《鲁迅传》里写鲁迅的祖父是翰林出身的大官。鲁迅在审稿时就说，哪是什么大官，然后他就将大官二字划掉了。不是大官，是中官？小官？他没直言，只是淡淡地说，听说在什么地方做过知县而已。瞧瞧，在他的眼里，做了知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看出来了吧，鲁迅对他这个爷爷，别说敬重，恐怕连喜欢也谈不上，甚至逮着了机会还要报复报复。为什么呢？除了买姨太太这样的事儿让他不齿以外，这周老头儿的脾气，大大的坏。

## 2.爷爷的脾气，很坏

脾气坏的外在表现一定是好骂人。周福清生前好骂人，上至皇帝老子下至子侄孙儿，都是他骂的标的物。他骂老佛爷是“昏太后”，骂皇帝是“呆子”，骂夫人是“王八蛋”。

有一年，他的母亲，也就是鲁迅兄弟们的曾祖母去世，他回乡奔丧。“五七”那天凌晨，他先起了床，很认真地穿好素服，却见间间房门紧闭，家人仍然睡着。他很小人地认为大家都把那么一个重要的日子给忘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直奔进夫人蒋氏的房间，握拳猛击床板，嘴里骂骂咧咧。

然后，他依次将儿子媳妇、孙子们的床板敲得嘭嘭响，照例骂骂咧咧——他倒是很讲究长幼次序，骂人也是依辈分挨着个儿。他骂的是什么？“这班速死豸”！把自己的至亲骂成短命的无脚的虫，够绝，够狠。

不过，他到底是读书人，腹有诗书，除了“昏”“呆”“蛋”“豸”这些骂词不太文明以外，他骂人一般来说总还是文质彬彬的，而且富含典故，当然还文采飞扬。这样的骂，绝对够得上尖锐、刻薄。

鲁迅从日本回国，给两个弟弟带来很多外面世界的精彩，三兄弟聊啊聊，聊得天昏地暗。一天黄昏，他们又聚在一起嘀嘀咕咕。周福清看见了，从他们身边经过时，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乌大菱壳余到一起来了。”他说这话时是笑嘻嘻的。但是，他的这个笑嘻嘻却不是慈眉善目的，每个笑褶里都裹卷着讥嘲和冷讽。三兄弟一下子都感受到了。

“乌大菱壳”是什么意思？绍兴是水乡，秋时，河港里满是菱角。乡下人卫生习惯不好，吃了菱角肉却又把菱角壳扔回河港里。水面上长时间漂浮着肮脏的菱角壳，黑黑一片。乌，黑也。乌大菱壳，简称垃圾。引申下去，就是废物。倒进水里的菱壳顺着河流朝一个方向漂动，慢慢地，原先分散着的菱壳就聚在了一起。这就是“余到一起来了”。

在爷爷的眼里，孙子们不过是群乌大菱壳。是乌大菱壳，却也不是二傻子，孙子们连神都没愣一下就明白爷爷这是在骂他们呢，骂他们是余到一起来的废物，不成器。鲁迅和周作人不太客气，恨恨地白了爷爷一眼。周福清没有领受到，骂完以后就自顾自地转身回了房。三兄弟被无端骂了一下，就像被突然窜出来撒野的狗莫名咬了一口，再没有海聊的兴致了，悻悻然分头而去。

有名家写过“十大骂人术”，的确，骂人也讲究“术”，泼妇骂街污言秽语脏话连篇太低级，有术的骂人，就应该像周福清那样拐着弯子地骂。被骂的人固然万分痛恨，却也不得不抱拳拱手，道一句“佩服”。鲁迅当然没有佩服过，他对祖父恐怕只有痛恨。不过，也不知是先天遗传的问题，还是后天潜移默化受了影响，他似乎得到了祖父的真传，骂起人来，那厉害，比起祖父来一点儿不逊色。他成为斗士之后的骂人，我们不说，只说他小时候骂他小弟。

有一阵子，兄弟几个迷上了看图画书。有一次，他们发现了一本日本画家小田海仙的《海仙画谱》。书很贵，鲁迅一个人买不起，便鼓动弟弟们跟他合买。书买回来后藏在楼梯底下，三人拉勾上吊发誓不能让父亲看见——老爸不让他们看课外书。

可是后来，小弟周建人“出卖”了两个哥哥，把这事儿告诉了父亲。父亲唤来鲁迅让他老实交代，鲁迅不得不交出了画谱。父亲翻了翻书，大概觉得书的内容既不黄也不暴力，也就没有责备，而且还很和气地把书还给了儿子，也就是默许了。虽然没有恶结果，但小弟的行为还是不能被原谅，他被大哥骂作“谗人”。这个词，鲁迅从《诗经》捡来。

小弟哪里知道什么《诗经》，又哪懂谗人的意思是告密者和叛徒，被哥哥恶意地唤作“谗人”还兴高采烈呢。倒是骂人的人有些自觉无趣，“谗人谗人”的叫了几次，也就罢了。

“谗人”之后，周建人又有了一个新名，叫“十足犯贱”。这个骂词很直白，不过来历很特别。祖父送了三兄弟每人一双筷子，每双筷子上都刻着四个字的吉利话。老大的，是“竹青木香”；老二的，是“射鹿刺麋”；老三的，是“十品万钱”。论雅俗，竹青木香最雅，十品万

钱最俗，意即一顿饭吃十种菜花费万钱。但是，论福气，十品万钱最有福。也不知道是不是嫉妒，大哥将“十品万钱”变身为“十足犯贱”，然后送给了小弟。

在骂人这方面，鲁迅和爷爷有的一拼。还有可以一拼的是，不饶恕。鲁迅有一句名言世人皆知，那就是，一个都不饶恕。

周福清不幸，老年丧子。“子”是鲁迅三兄弟的父亲周伯宜。周爸爸生前身体羸弱，为减轻病痛听信外人言染上了鸦片瘾，一瘾成魔，至死也无法戒除。这最让周爸爸的爸爸周福清恼火，也最让他不能原谅。周伯宜病死后，周福清正在杭州监狱服刑，无法回乡参加丧事，只写了一副挽联：

世间最苦孤儿，谁料你遽抛妻孥，顿成大觉；  
地下若逢尔母，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

他这哪是在哀悼英年早逝的儿子，分明是在谴责儿子的不成器。对至死不原谅爸爸的这样的爷爷，孙子们很有怨言，暗地里指责他为人尖酸刻薄，可怜我们的爸爸，他的儿子，人都已经死了，却还得不到他的饶恕。

周福清自己死了以后，周建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 he 自挽的一副对联：

死若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  
生原无补，世间何时立纲常！

建人当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大哥回家来，他问大哥。大哥说，爷爷这又是在骂人呢。骂谁？大哥解释说，上联的“多骨肉”指的是曾祖母和父亲，也就是爷爷的母亲和儿子。意思是这些死掉的人才是他的“骨肉”，言下之意，像他们三兄弟这些活着的人，跟他并不亲。下联的意思是世间的三纲五常都被破坏了，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不但骂了家人，也骂了世人。

骂了一辈子人的周爷爷，在骂人中离世，算是善始善终吧。有一点很有意思，他骂天骂地，骂妻子骂子孙，有几个人，他从来不骂，

一是他的父亲周以埏，一是他的姨太太潘大风，一是他庶出的小儿子周伯升（凤生）。

### 3. 爷爷的妻子，不是原配

凉风习习的夏夜，小孩子鲁迅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舒服地乘凉，身边坐着的奶奶一边摇着芭蕉扇为他驱赶着蚊虫，一边给他讲故事猜谜语。忽然，桂树上一阵沙沙的好像爪子挠过的声响打断了奶奶的故事。小孩子惊恐地瞪大了眼睛。“莫怕，那是猫。”奶奶说。

“猫？”

“是呀。猫。你知道吗？猫是老虎的先生。”奶奶的故事的主角变成了猫。她绘声绘色地讲起了猫的故事：“猫是老虎的师父。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就投到猫的门下来，猫就教给它扑的方法，捉的方法，吃的方法，像自己捉老鼠一样。这些教完了，老虎想，本领都学到了，谁也比不过它了，只有老师还比自己强，要是杀掉猫，自己便是最强的角色了。它打定主意，就上前去扑猫。猫是早知道它的来意的，一跳，便上了树，老虎却只能眼睁睁地在树下蹲着。它还没有将一切本领传授完，还没有教给它上树。”（鲁迅《狗·猫·鼠》）

小孩子鲁迅听到这里，暗自庆幸。他想，幸而老虎太性急，本领还没有全学会就要杀师父。否则，那从桂树上跳过的恐怕就是一只大老虎了。

奶奶的肚子里，有猫的故事，也有白娘子的故事。西湖胜景，小孩子鲁迅知道得最早的是雷峰塔，因为那塔下压着奶奶嘴里可怜的白蛇娘娘。日后，他写《论雷峰塔的倒掉》，就是从奶奶当年给他讲白蛇的故事开始讲起的。

相比骂人成癖的爷爷，鲁迅更喜爱奶奶，周作人和周建人也是。尽管奶奶不是爷爷的原配，不是他们的亲奶奶，只是继奶奶。继奶奶只育有一女，没有儿子也就没有孙子，在她眼里，鲁迅三兄弟就是她的亲孙子，她对他们十分疼爱，常为他们出头。

有一次，小孩子周建人经过族叔周伯文的房门口，伯文用手中的长旱烟管在他的头上敲了一下。那时，周福清犯了案下了狱，周家子

孙被株连而受欺侮。小孩子周建人被打了一下，不敢吱声。周伯文不罢手，盛气凌人地责备：“见了长辈为什么不招呼？”

回了家，小孩子周建人把这事儿告诉了奶奶和妈妈。妈妈很生气。奶奶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当她后来遇到周博文的时候，也用手中的长旱烟管狠敲了一下周伯文的头，也盛气凌人地责备：“见了长辈为什么不招呼？”周博文摸着头，像小孩子周建人一样，不敢吱声。奶奶继续斥责：“你会教训阿侄，我也会教训阿侄。”周博文只得连声说：“八妈，阿侄错哉，阿侄错哉。”

会讲故事会猜谜语又会为孙儿出头的继奶奶，集慈祥与善良于一身，却和爷爷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爷爷的原配孙氏也是绍兴人。她育有一女一子，女周德，子周伯宜，也就是鲁迅三兄弟的父亲。1864年，孙氏病死了。这时，周伯宜刚刚十岁。鲁迅三兄弟自然都没有见过这位亲祖母。

继奶奶蒋氏蒋菊香一直是爷爷周福清嘴里的“王八蛋”。别误会，此非老夫老妻之间诸如“老不死的”之类的昵称，是真正的骂人话。能够大骂老妻是王八蛋，不消说，周福清对这个老婆不仅没有感情，而且还很厌恶。这样一来，娶姨太太就成了堂皇的借口——小三的插足，很多时候都是以夫妻感情不和为理由的，小三往往也就大义凛然地自诩为感情的承载者和救赎者。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周福清讨厌蒋氏，自有他的道理。据说，跟太平军大有关系。

长毛们打进绍兴时，乡民四下逃难。周家不例外，也举家逃避乡下。半道上，蒋氏被洪流般的逃难队伍冲散了，和家人断了联系。事后，她虽然被找了回来，但那段自己不能说清道明，又无人为她作证的失踪期成了历史问题的悬疑。

周福清固执地怀疑妻子是被长毛掳去了。一个年轻的女人，被土匪般的长毛(都是如狼似虎的男人)掳去，会发生什么事？明摆着嘛。既然如此，这个女人的名节也就呜呼哀哉了。

一个失了名节的女人，妻子，还能是什么？乌大菱壳呗。

被点了翰林的周福清走马上任江西金溪县知县，他的母亲戴氏、妻子蒋氏、姨太太一起随同前往。蒋氏不过是名义上的妻子而已，空有一个名分。周福清早已不把她放在眼里，每晚都睡在姨太太的房里。蒋氏自然生气，无可奈何又不甘心，有一天晚上可能是太寂寞，鬼使神差潜到姨太太的窗下偷听。虽然蹑手蹑脚，却还是弄出了小声响。房里的周福清真是精明，不认为窗下是觅食的猫狗，也不误认为是梁上君子，比火眼金睛还厉害，看也不看就断定是蒋氏。他脱口骂了一句：

“王八蛋。”

蒋氏听见了，像被人煽了耳刮子火辣辣地疼。不过，她忍而未发，像猫狗像梁上君子，又蹑手蹑脚地潜走了，潜回了自己房间。越想越来气，她要报复。

第二天白天，蒋氏在婆婆的面前狠狠地挑拨离间了一把，竟然说动了婆婆晚上跟她一起去偷听。到了晚上，婆媳俩相搀相扶来到周福清和姨太太的窗下，并不是真偷听。老太太故意弄出声响，房里的周福清听见了，以为又是妻子来捣乱，照例骂了一句“王八蛋”。

这一骂正中蒋氏下怀，她当即高叫：“好啊，你竟敢骂娘娘（绍兴称祖母为娘娘）。娘娘在这里，你连娘娘都骂了！”

大事不妙！上当了！

周福清连滚带爬跌出门来，慌乱中，他居然没忘扣上红缨官帽。他跪在老母面前，捣蒜般磕头连连认罪，请母亲大人责罚。

老太太一言未发，只痛彻心肺地嚎啕大哭。那哭声，气贯长虹，穿云裂帛。那个惨啊，天地山川为之悲鸣。

一哭定乾坤，金溪县人民奔走相告：知县大老爷在家骂娘。此乃大不孝。之前，因为骂皇帝老子，周福清早有大不敬之罪，如今，又多了个大不孝。此不敬不孝之人，何以为父母官？革职！

这都怨那王八蛋！周福清对蒋氏更是恨上加恨气上加气，不但更不进她的房上她的床，连话也都不肯跟她多说一句，完完全全地冷她、

孤她、霉她，把她当空气——这法子，很像日后鲁迅对待他的原配朱安。

#### 4. 爷爷入狱，奶奶临危不乱

周家的衰败是从周福清入狱开始的。朝廷命官的爷爷入了狱，不用说，鲁迅三兄弟的好日子也算是到了头。周福清入狱，得从鲁迅的曾祖母去世说起。没有戴老太太去世，就没有周福清的回乡丁忧；周福清不回乡奔丧，也就不会赋闲；不赋闲，就不会干科场舞弊的蠢事；不干这等蠢事，就不会入狱。

老母亲去世时，周福清 57 岁。照大清祖制，父母去世，官员要丁忧三年。不掐指也算得出来，丁忧三年后，周福清整六十，应该退休了。这就意味着，回乡奔丧的周福清事实上已经提前退休了。这让他有些失落。身体的赋闲、心情的失落都让坏脾气的周福清脾气更坏。失落的人拯救失落的好办法是能够证明他对他人仍然有价值。也就是说，他人对他仍有所求，而他能满足人家。周福清实现了价值，却因此遭来横祸。

又一季的秋季乡试要进行了。这次浙江省的主考官叫殷如璋，他是周福清的人脉（他俩是同科进士）。跟周家沾点儿亲带点儿故的马家、顾家、陈家、孙家、章家都有子孙要参加这一季的乡试，知道周福清跟殷如璋的关系，就想让周出面跟殷如璋打打招呼说说情。他们合伙凑了一万两银子，交给周福清，算是公关费。

周福清起初是推辞的，但他的推辞多少带着些矫情，其实他的心里有些美——休是退了，却还能如此被人仰仗着，能不美？再者，他也有私心——他的儿子周伯宜也在这次乡试名单之中。如果能帮了他们，顺带也帮了儿子，岂不一举两得。就这样，他给殷如璋写了一封信，列举了想要被照顾的考生名单，还不忘加上一句“小儿第八”。最后，他将那一万两银票和信一起塞进了信封里。

也活该他倒霉。他派去送信的听差陶阿顺是个傻蛋。主考官殷如璋和副主考官周锡恩乘船抵达苏州，停泊在阊门码头。陶阿顺登船送信。殷考官正跟周考官说话，只将陶阿顺递过来的信随手扔在一边，

没有马上要看的意思。陶阿顺见状，傻气直冒地对殷考官说：“信里有万两银票，怎么不给一张回条？”

啊！行贿！

周考官在场，殷考官哪敢公然受贿。他将信直接交给周考官，目的当然是撇清自己。周锡恩拆了信，看了，立即下令逮捕行贿的陶阿顺。殷如璋的贿是受不成了，顺水推舟很正人君子地发狠一定要彻查，揪出一根藤上的所有的行贿蚂蚱。这下，周福清在劫难逃了。

此案惊动了最高层，光绪皇帝下圣旨：内阁中书周福清着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为什么说“查拿到案”？因为事情败露后，周福清脚底抹油，溜了。他这个钦犯一溜，使他立即成为网上追逃的通缉犯。

老爸行贿，“小儿第八”的周伯宜自然被取消了乡试资格，而且还被褫夺了秀才名分，并被令永远不准参加科举考试。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绍兴县衙抓不到周福清，就派差役到周家骚扰。说是骚扰，其实还算文明。差役们只是对着周家大门不断地重复地喊叫：

“捉拿犯官周福清！捉拿犯官周福清！捉拿犯官周福清！”

他们知道他们是捉拿不到的——谁也不知道犯官周福清此时躲在哪个老鼠洞里，他们只是以此告诉乡邻：周福清犯案了，是被通缉的钦犯，谁见着了要举报，举报有功。同时，他们也是警告周家人：识相的，就转告周福清，让他来自首，否则没好果子吃，杀你全家，还株连九族。

一片死寂。族里的人没有敢喘大气的。

只有继奶奶，爷爷嘴里的王八蛋蒋氏。她很冷静，很镇定，她把差役请进门，让他们坐在太师椅上。

舒舒服服坐在太师椅上的差役，一个悠闲地吸着烟，一个公事公办地每隔一会儿就喊一声“捉拿犯官周福清”。

这一幕，很喜剧。